



童
神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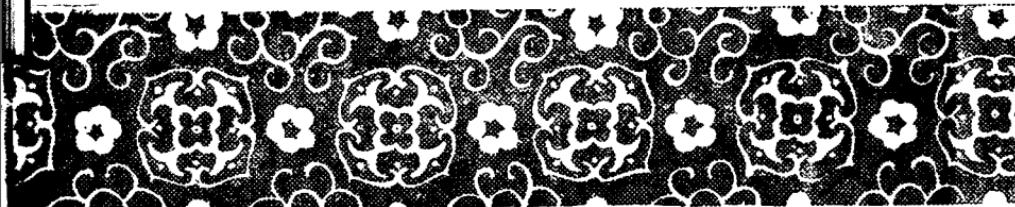
大英
博物館
藏

卷之三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神童

范永信 姜肖军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济南

插图 孙敬会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神 童

范永信 姜肖军

上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上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4.5印张 67千字

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1,500

书号 R10099·1443 定价 0.31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河北、山东、河南三省协作编辑、出版的《历史小故事丛书》中的一种。写的是明朝末年抗清将领、诗人夏完淳的故事。他十四岁参加抗清斗争，十七岁英勇就义，是位少年民族英雄。故事生动有趣，事迹英勇悲壮，对少年儿童富有教育意义。

插图 孙敬会

目 录

八岁“神童”	(1)
读万卷书.....	(5)
关心国事.....	(10)
良师益友.....	(17)
不做亡国奴.....	(25)
束发从军.....	(34)
汨罗遗恨.....	(43)
歃血为盟.....	(49)
高歌泣鬼神.....	(55)
绿林宝剑.....	(65)
湖海多豪气.....	(73)
坚持抗清.....	(79)
东山再起.....	(83)
光埋大将星.....	(91)
出了叛徒.....	(95)
别云间	(101)
细林夜哭	(110)

竹马交情	(113)
盼杀我，故国人民	(116)
怒斥洪承畴	(124)
一代英烈	(135)
写在后面的话	(138)

八岁“神童”

故事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明朝末年。

一六三八年的春天。北京城里已是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。艳阳照耀着雄伟高大的紫禁城，给九重宫的琉璃瓦镀上了一层神秘威严的色彩。戎装整齐的宫廷骑兵从紫禁城急驰而出。人们可以看到城墙里面奇花异草的花苑；聪明的人又可以想到，那骄奢的皇帝正在宫女簇拥下，听着鼓瑟吹笙，踏春赏花呢。

紫禁城外的大道上，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。戴着相公帽的书生、身穿青绿袍的官吏、耀武扬威的兵丁，以及那些在街头巷尾摆摊叫卖的小商小贩，构成了京城的喧闹与繁华景象。

这时，大道上走来了两个人：一个气态不凡的中年人领着一个稚气未褪的孩子。那中年人身材高大，庄重文雅。孩子天真活泼，左顾右盼，好象来到了一个新天地。他就是故事的主人公夏完淳，又名存古。

夏存古的父亲夏允彝四十三岁了。他刻苦好学，知识渊博，前一年他考取了进士，现在是应朝廷之命，带着八岁的小存古，进京来接受官职的。小存古象是知道父亲高兴的心情似的，又蹦又跳，一脸欢笑。路旁闲聊的人见他这副神情，撇着嘴说：“看，真是个不懂事的娃娃。”

这可真是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，说错了话。别看小存古是个孩子，其实他在江南的名声已经不在父亲之下了。昨天晚上，夏允彝告诉小存古，第二天要去拜见京城著名文人、礼部尚书钱谦益。小存古最喜欢见有学问的人了，他吃过早饭就催着父亲来了。

父子二人来到钱谦益的住宅。这是一幢漂亮的宫舍，梅梁桂栋，彩檐画廊，碧池清水，花草斗艳。小存古不由心中一动，脱口念出两句诗来：“青池映绿草，峭阁响鸣珂（kē科）。”夏允彝摆手打断了儿子的诗兴，生气地说：“无礼！”小存古红着脸没再言语。

钱谦益听门官报告：江南名士夏允彝父子拜见；因为是老相识了，他马上出面迎接。

小存古跟着父亲走进客厅。寒暄（xuān宣）之间，钱谦益打量了小存古一番。见他眉清目秀，神情自若，果有才子气质，心中暗喜。他问夏允彝：“你

的孩子平日里读些什么书？”

“读万卷书。”小存古贸然回答。

钱谦益一愣。夏允彝忙解释说：“这是我平常给孩子说的话，他太无礼了。”

钱谦益毫不介意地说：“说得好，说得好。”

钱谦益有意要考考小存古的才学。他向夏允彝说：“听说这孩子六岁就能写诗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都是过奖的话，”夏允彝说，“一个孩子能有多少才学。”

钱谦益把小存古拉到跟前，指着窗外说：“你来写一首描写春色的五言绝句好吗？”

小存古没有推辞，走到窗前，见外面春雨刚过，柳条上的水珠晶莹欲滴。他眉头一扬，提笔写道：“千条拂翠微，雨后碧新肥。却忆灵和殿，杨花满地飞。”

钱谦益读完，拍案叫绝：“写得好！真是名不虚传。”

这时，钱谦益又叫仆人摆上围棋，与夏存古对弈(yì)。围棋起源于唐朝，与琴、书、画并称为“古代四艺”。钱谦益一向以棋艺高超洋洋自得。两人对面坐定，递次投了十多子后，进入中盘。小存古棋思敏捷，连投妙子。钱谦益起初还不慌不忙，思虑

有余。慢慢地，他开始感到紧张。等到被小存古提掉一大片子后，他为小存古的棋术折服，终于推盘认输。钱谦益大为惊奇，他倾心地对夏允彝说：“你的儿子存古可称得上是神童啊！”

分手时，钱谦益兴致勃勃地写诗赠给夏存古：

“端郎信不同，非我欲求蒙。背诵随人诘(jié节)，
身书等厥功。倒怀常伦日，信口欲生风。灯盏调声
病，蒸(同棋)枰(píng平)喻国工。若令酬圣主，
便可压群公。不见轩辕后，天师称小童。”意思是
说：小存古确实与众不同，不象我小时那样靠别人启
蒙。你随便从书中提什么问题，他都能背诵出来。写
文章也象背书一样熟练。讨论问题时，对答自如。诗
写得好，棋艺也高明。假如让他去应酬皇上，一定会
压倒满朝大臣。自古代的轩辕氏以来，还没见过这样
的神童。

这首诗很快就在京城传开了。一传十，十传百。
“神童”的名字象一只神奇的鸟，越飞越远。

读 万 卷 书

一六三一年夏天，夏完淳出生在美丽富饶的江南松江府华亭县（今上海市松江），母亲是华亭城里陆家的姑娘，这是她和夏允彝婚后出生的第一个男孩，乳名叫小端哥。

小端哥在父母的精心抚养下，已经四岁了。他长了一副圆圆的脸蛋，宽大的额头，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。他和一般孩子不同，从小就喜欢跑到父亲的书房里，翻弄那堆满了案上的书。

他父亲夏允彝，当时是全国有名的文人，学识渊博精深，写得一手好文章。两年前，他和好友陈子龙组织了江南文人社团——几社，以复兴古学相号召，提倡学习历史，对待现实问题。小端哥后来叫“存古”，和父亲的这种主张很有关系。

小端哥喜欢父亲，更喜欢父亲的那些书。这天，夏允彝正在书房读书，小端哥又跑了进来。他爬上父亲的膝头，看父亲面前一本打开的书。只见书页上画着一个老人：瘦瘦的脸颊，黑长胡子，穿了一件宽大

的长服，右肋处斜挂着一柄雕花宝剑，两只眼睛露出悲郁的神色。

“这是谁呀？”小端哥问父亲：“这个老人好象生气了，是吗？”

“是生气了。”夏允彝抚着小端哥的头说：“他是古代的一位诗人，叫屈原。他被国王赶出了家乡，怎么能不伤心呢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小端哥不明白地问。

“他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，不受外国欺凌。那些卖国的坏官吏们就挑唆国王打击他，但屈原并没有屈服，一直到死，依然热爱祖国。”

多好的人啊！屈原的形象一下占居了小端哥的脑海。他捧起书使劲翻着，想把书上的一切都看懂。可是，四岁的娃娃能识几个字呢。小端哥急了，摇着父亲的腿让父亲教他读书。

父亲开始教小端哥念书了。他真是聪明透顶，百十个字，一会功夫就深印在脑子里，长长的诗文，没多长时间便背得滚瓜烂熟，不久，他就能自己读古书了。

父亲刻苦勤奋的学习态度给小端哥很大影响。夏天，江南水乡蚊子很多，小端哥便钻进帐子里，隔着灯光学习。帐子里又闷又热，呆一会就头晕了，他



飛鶴集卷之三
形志賦西天游記

便用点燃着熏蚊子的艾草灼(zhuó)烧手臂、刺激精神再学。他五岁的时候就已经读完《四书》(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总称)、《五经》(《易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的总称)了。亲戚邻居没有不称赞他的。

他六岁那年，有一天，父亲的好友葛靖(jìng)竟调和一个姓龚的人来家拜访。恰好父亲夏允彝外出，他便出来作陪。葛靖知道夏允彝文章写得好，有很多人为了考取功名，常来借他的文章，刻版印行，揣摩拟作。便对小存古开玩笑说：“你父亲近来为什么喜欢裁缝衣服？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小存古问。

葛靖调笑着说：“他的文章让别人拿去仿作以考功名，这不是为别人做嫁衣裳吗？”

小存古回答说：“幸好还有没去掉葛龚的名字的，才剩下一小部分。”

葛靖调大笑起来。小存古说的葛龚，是后汉的一个官员。葛龚的文章写得很好，有一个人便借去他的公文底稿，照抄上呈，竟忘了把葛龚的名字换成自己的名字。另一个人便嘲笑这个人说：“公文虽然写得好，但还应该去掉葛龚这两个字。”小存古巧妙地用古谣语扣住来访的葛靖调和姓龚的两个人的姓，开了

一个小玩笑。葛靖调听了，十分佩服小存古，佩服他聪明机敏，知识丰富。

在书的海洋里，小端哥最喜欢读的，是那些记载着历史上英雄豪杰事迹的史书。这些书，不仅给他知识，更培育了他热爱祖国的思想情操。这天，端哥看《汉书》，读到了《苏武传》：

苏武四十岁时，奉汉皇帝的命令，出使到北方的匈奴国，建立友好关系。背信弃义的匈奴主扣留了他，逼他投降，苏武严厉拒绝了。匈奴主无可奈何，便让他到寒冷的北方去放羊。苏武坚贞不屈，放了十九年羊。后来汉、匈和好，苏武才回到祖国。回国时，已经是头发花白的老人了。

这个一片丹心忠于祖国的英雄，给小端哥极大的激励。他感动地写道：“苏武壮志真豪雄，耿耿气节垂千古。”

夏存古想：人活着，就应该象屈原、苏武那样，热爱祖国。

关 心 国 事

夏存古出名了。一个孩子得到天下知名人士的赞誉，当父母的心里自然高兴。父亲夏允彝到底是有识之士，比起做母亲的陆氏，眼光看得更远一些。

他们父子二人在京城住了不长时间，朝廷的诏令就下来了。任命夏允彝为福建长乐县知县。夏允彝带着小存古回到华亭，收拾行装准备上任。为了让孩子开开眼界，夏允彝要带存古一起去福建。

母亲陆氏听说父子要走，可不高兴了。小存古是她心尖上的一块肉，要去千里以外的福建，有个三长两短，就不好了。她对丈夫说：“端哥今年才八岁，跟你出去那么远，我可不放心呀。在家里读书不是很好吗？”

夏允彝绷起脸说：“真是妇道人家，见识短浅，谁不心疼孩子！做父母的责任，就是把孩子培养成真正的人，天天哄着搂着，岂不把孩子宠坏了。”

陆氏哭了，这是结婚后第一次见丈夫对她生气。夏允彝一见眼泪慌了神，上前抚着陆氏的肩头，温和